

Wn | 岁月如歌

云端盐丁村

■ 肖发宣

儋州有个峨蔓湾，峨蔓湾有个盐丁村，盐丁村有条古栈道，古栈道通往千年古盐田，古盐田里有座“男丁”塔，“男丁”塔藏着古老的故事。

这是我听来的故事，已流传上千年。因盐丁村路远村穷，除了喜欢听故事的人外，没人愿意去。

我愿意去，与我有一样爱好的是知名导演王星军。

入秋的海南西部，空气挟着清凉。驱车往盐丁村，路是乡间小道，道旁深绿的植被如姑娘的长裙，风起处，裙摆绵延荡漾。浓绿中，鲜花以颜色跳跃着，看车辆过往，都是点头和笑脸，鸟欢快地在车前飞来飞去，是在向我们展示此处特有的蓝天吗？

其实，从下海南西线高速公路算起，到盐丁村仅半小时车程，还没来得及细品这欢乐的鸟、这耀眼的花，就被司机一声“快到啦！”打断。

车停，村委会主任李生华快步跑来，一把握住导演王星军的手，古铜色的脸笑得很是粗犷：“欢迎来我们村啊，给我们村拍一拍，放到电影上，我们村火啦！”

一句大实话，王星军笑了。

我迫不及待，“古盐田呢？还有多远？”

李生华又是一脸粗犷：“跟我来。”

跟着李生华，走进了一条羊肠小道。他说，别小看这小路，它可是盐丁村村民曾经的生命之路。

一千多年前，盐丁村村民住着草鞋，顺着这小道，把海边晒出的盐挑到洋浦、木棠镇、那大镇等地贩卖，草鞋，担子，小路……一挑就是一千多年，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。

现在的村民还在海边晒盐，只不过，他们谋生的方式已多样，晒盐不再是唯一。李生华说，现在晒盐的，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，一则他们舍不得丢了手艺，二则晒盐成了生活习惯，不是说放就放下。

这条古盐道，承载了几十代盐丁人对劳动的尊重和对富足生活的追求。

古栈道很窄，用当地的火山石铺成，仅容两个挑盐人擦身而过。栈道始于海边辽阔的盐田，穿过成片片红树林，延伸到盐丁村。村民一代一代走过这栈道，岩石渐渐被踩得光亮，夕阳落下，海水漫起，岩石便如颗颗黑珍珠铺在水面上。那栈道两旁的红树，必是紧紧地把胡须般的根扎在海水下。人过栈道，就如同走在一幅黑白底色的水墨画中。

“太美啦！神奇之地啊！”导演王星军连连惊叹。

顺着栈道，我们来到传说中的海南古法制盐最大的盐田。千亩古盐田静静地躺在海边，成千上万的盐槽无语，任你在想像中描绘海潮中盐工们的制盐图。

史料有载，这里的村民在一次海水退潮后，发现红树边的大石被太阳一晒，竟附着一层白花花的颗粒，一尝，咸的是盐！既然海水被太阳晒干了会变成盐，何不在涨潮时把海水储存起来，等太阳晒干变成更多盐呢？经多次试验摸索，智慧的盐丁村人逐渐掌握了制盐方法：选择平缓的海滩围成盐田，待海水涨潮时将海水引入海滩上的盐田，盐田里的泥土吸海水，经日晒、蒸发，慢慢浓缩变成盐卤，再用稻草将盐卤里的泥沙过滤，将干净的盐卤引入卤缸待晒。

每逢晴天之晨，太阳东升，村民便迎着海风，将盐水舀到盐槽上暴晒。这里的太阳很给力，暴晒到下午5时左右，白花花的食盐晶莹闪耀在眼前，村民一边哼着山歌，一边收获雪花般的食盐，太阳充足年份，每个家庭一年可制盐40吨—50吨，一担担的食盐，不仅解决了村民的日常用盐问题，还被挑到百里外的那大镇贩卖，甚至被渔民通过渔船运到临高、海口等地销售，一时间儋州海盐名扬海南各市县。

上世纪50年代后，制盐技术不断改进，儋州辖地先后建起9个国营盐场。到上世纪90年代初，儋州开发的盐田总面积达40620公亩，年产量达10000吨左右。现今，在各大盐田中，面积最大、保存完整的古盐田，就数盐丁村的古盐田了。

踩在光滑的石头栈道上，感受历史的魅力与厚重，我们漫步来到盐田中央一座古老的“男丁”塔前。塔是用一块一块石头垒起来的。村民们说，这里的老百姓不仅晒盐，男人还要出海捕鱼，在女人的天天盼望中男人早日归来。男人出海前，都要在灯塔上添上一块圆形石头，预示着家里的女人多添一男丁，增加劳动力。久而久之，凡是没有生男孩的家庭，都来这里添上一块圆石，期盼早日添丁。

说来神奇，来这里添圆石的家庭，有不少真的添了男丁。来这里为灯塔添一块石头，把灯塔垒高，方便出海认路回家，也是一件积德的事。

记得王菲演唱的一首《云端》，“谁与我远年的漫步云端，在靠近太阳的地方住下，能掩耳不听那俗事喧嚣，要一种真正的自由自在，愿与你远远的漫步云端，美丽穹苍为我们铺展，别让心房沾染尘埃，要一种乾净的相爱。”歌里自由自在的感觉，就是盐丁村的生活。

在这里，我们不仅看到了天人合一的和谐，更体会了简单如常的幸福。咸味的是盐田，悠远的是故事，翠绿的是红树，芳香的是青草……海的宽容，自然的清新，让我们如坠云端，幸福满满。

■ 张松林

我三次赴台湾，三次都见了星云大师。

一位信佛的朋友说，你太有福报了，我一生想见却没有见到，他可是全球华人最崇拜的佛教大师啊！

我不是佛教徒，三次与星云大师相见，只是一个“文”字相牵。

第一次，是2012年8月中旬，我随海南省文化交流团，到了佛光山，与星云大师会见座谈。那天上午，我们正在会客厅，静候大师到来。阳光已洒满寺庙，透过高大翠苔的菩提树可见片片金黄。一会儿，几位僧尼簇拥着坐在轮椅上的星云大师从门外进来。只见他，已是耄耋之年，身材魁梧，面圆耳宽，慈眉善目，一串长长的黑紫檀珠顺着双肩垂挂在褐色的僧袍上，正双手合十，面带微笑地向我们打招呼，神态十分安详，真如朋友所说很有佛相。当我们说明拓展琼台文化交流的来意，大师开口说道，善哉，善哉！台湾、海南，中国两个最大的宝岛，大家血脉相同，语言相通，都是5000多年中华文化的传人。你们来台湾进行文化交流，是做好事，积功德啊！大师转而又说，本山传播的人间佛教，其实是“佛法为体，世学为用”，融入了很多中华传统文化，就是倡导做好事、当好人、存好心。

大师第一次到海南是2005年春，与一诚大师等108位高僧，共同主持了三亚南山海上观音圣像开光大典。大师在回忆这段经历之后，提出建议说，三亚南山风光很美，可否在那里建设世界佛教文化中心，让世界各地有代表性的佛教文化荟萃海南，为佛教界创建一个佛教文化交流圣地。大师说话，声音不高，不紧不慢。可就从那平和的言谈中，你分明能感受到他的气定神闲和博学睿智！

座谈后，我们参观了五峰相连，状如莲花的佛光山。想不到，这座规模

星云大师印象记

宏大的被称为世界佛教圣地的寺庙，竟任由成千上万的信众、游客来来去去，不收门票，也不卖香火不烧香，保持了佛门的清净。看看这里，再想想内地一些寺庙，进门要买高价票，拜佛要收香烛钱，不免一番唏嘘、一番感慨，也不得不赞叹大师秉持人间佛教去功利、保纯净的真佛性！

第二次见面，是2015年初的一天下午，我和海峡两岸（海南）文化交流联合会几位同仁，前往佛光山拜见大师。虽值隆冬，但这里与海南一样，却是阳光明媚，绿草如茵，紫荆花、凤凰花、三角梅尽情绽放。大师患重感冒，初愈出院，就赶到传灯楼，会见我们。刚开始，担心大师感染，大家都戴上浅蓝色的口罩，说到高兴处，才一一摘下。会谈中，大师开心也是我们开心的事有两件。一件是，正式礼聘大师为海峡两岸（海南）文化交流联合会高级顾问。早在2013年初，大师在海南办一笔字书法展览时，就为我们题写了会名、揭了牌，并欣然同意担任我会高级顾问。大师说，上次海南行，很欢喜。你们做两岸文化交流，我乐意助一臂之力。大师笑盈盈地接过聘书，并与我们合影。另一件是，我会拟携手佛光山文教基金会等琼台民间机构，第一次在台湾共同举办两岸笔会。大师说，这件事非常好啊，我们佛光山要参与加持！我当年在海南办书法展览的时候就说过，物质文明的发展是有限的，最无限的是众生间的交流往来。两岸关系要靠往来，相互往来往往，常常往来一家人。记得我还说过，做事要不忘初心，两岸交流也是这样。你们来台湾办笔会，让两岸艺术家在一块创作交流，既交流艺术又结交朋友，是高层次的往来，是不忘初心啊。大师还说，两岸艺术家到了佛光山，我一定会同大家交流交流。一席话，说得我们暖洋洋的，崇敬之心、感激之情油然而生。

第三次，是事隔四个月之后的5月8日晚上，还是在佛光山，参加两岸笔会的二十位作家、画家、书法家、摄影家，还有我们主办方的代表，与大师一块座谈交流。传灯楼里，灯光温馨，座无虚席，不时响起阵阵掌声、笑声。当晚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，大师说过的几段话：

海南岛和台湾岛，同属中国的两只眼睛，两只手，在关注着、保佑着中华民族的未来；

大陆、台湾都在复兴中华文化，复兴中华文化，佛教不可缺席，佛教可以助力中华文化复兴；

佛教是人的宗教，人的生命智慧，没有神，也不讲等级；

佛是人，是觉悟了的人，人人皆有佛性，人人皆可成佛，人人都可以说我是佛；

想想自己是佛了，受点委曲，还计较什么？夫妻间有点矛盾，还吵什么架？想到我就是佛，人生即刻改变，就能大能小，能轻能重，能有能无了……

印象特别深刻又特别有趣的是，大师回答大陆戏剧鬼魏明伦的一个提问。魏老师问，我儿子叫魏来，孙子出生时与儿子出生时一个模样，我便取名为魏如来。可佛教界有非议，说如来是佛祖，地位至高无上，世人要避讳，不可再取名如来。请问大师，孙子可否取名如来？只见大师略思忖，便张口说道“魏如来的名字，取得好啊！佛性讲人人平等、相互包容，每一个众生都是未来的诸佛，所有的诸佛都是当初的众生。如来不以成佛为高，不以众生为低。你给孙子取名如来，胆大在理啊！”话音刚落，立即爆发满堂笑声。

大师这些浅显、幽默而又充满禅意、哲理的语言，不断地叩击着我，或许还有在座每一个人的心灵。

其实，大师令人惊叹、令人折服的远远不只这些话，还有他倾其一生，筚

路蓝缕，做了许多弘法、行善的那些事。三次到佛光山，我都观看了佛陀纪念馆。从一张张被岁月浸染而发黄的老照片中，可以看到大师的足迹与坚守：12岁出家，现已88岁高龄，疾病缠身，眼睛几近失明，行走要靠轮椅，还在潜心修行、弘扬佛法；从一份份珍藏的史料中，可以看到大师的眼界与胸怀：在全球各地创建了200多座道场，其中美国的西来寺、澳大利亚的南天寺、南非的南华寺，分别为北美、澳洲、非洲第一大佛寺，而且所有寺庙都不收门票、不卖香火不烧香；从一组组令人惊叹的数据中，可以看到大师的善举与慈悲：兴办了70多所大、中、小学和佛教丛林学院等各类学校，60多个美术馆、图书馆和书局、出版社，数十所医院、诊所，以及众多的育幼院、老人公寓、佛光精舍，用于育人扶弱，福利社会；从一排排摆放的书籍中，可以看到大师的学问与佛性：撰有各类佛学著述110余种、2000多万多字，很多作品如《佛光菜根谭》、《星云四书》等，渗透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，被译为英、日、西、葡等10多种文字，传播到世界各国；从一幅幅不能用眼只能用心写出的潇洒遒劲的一笔字书法作品中，可以看到大师的才艺与志趣……我想，在海峡两岸，在世界各地，世人之所以膜拜、敬仰大师，可能就在于他是真正的大宗师、大学问、大功德，就在于他一改传统佛教退避山林的古风，并把它引领到一个崭新的世界和高度；融入和突出了人间众生、现代生活、国际视野和中华文化。

三次赴台，三次有幸与大师见面，虽说时间不长，但印象颇为深刻。在我眼里，大师是一个佛性很好，觉悟了的人；是一个学问很好，酷爱中华文化，并将其与入世进取的人间佛教巧妙相融的智者；是一个功德很好，声名远播的高僧。大师是弘扬佛法的大师，也是弘扬中华文化的大师。

永遇乐·古田画意

■ 陈健春

天际初晴，古田秋色，明秀山远。松竹青苍，奇葩挂桂，波翠峰峦岸。曲流清澈，荷塘画月，声动惊鸿可见。看峰巍，山高天阔，雄威漫展无限。

经年往事，英魂何在？难忘山河残断。九月飞鸿，曙光晖映，漫野山花灿。丰碑永驻，巍然浩荡，绿水青山如瀚。兴诗赋，轻描淡笔，已为浩叹！

Wh | 人在旅途

庐山记

■ 王安颖

早上，从下着小雨的南昌出发。走到庐山脚下时，雨停了。远远望去，云雾缭绕，山峰若隐若现。汽车一路攀行，至半山腰，忽然有一大团一大团的云雾涌来，看不见前路。开车的是当地的老师傅，但也只能匍匐前行。到了山上人居处，便烟消云散，一下子开阔了。山上树高林茂，苍翠欲滴，尤以杉树、松树为多，粗壮的枝干撑着树梢，直冲云霄。绵绵不绝的蝉鸣从林丛中出来，仿佛要把人们说话的声音压下去似的。松鼠在枝间跳跃嬉戏。阵阵凉气从林间从地上从天上透过来。从山脚到山上，仅半个小时的时间便让人从夏天进入秋天。

还是去寻觅李白的瀑布吧，就为那从小就熟背的那首名诗《望庐山瀑布》。我们去星子县的秀峰，沿着山脚行走，小溪奔流而来，清澈见底，可见小小游鱼追逐飞溅的浪花。朋友说，这是瀑布落到底脚形成的小溪。溪的两岸，是茂盛的参天大树，风从山上吹来，一阵沁人心脾的清涼。缆车真是一个好的交通工具，坐在车里，浮在空中，悠然前行。看那风吹林梢，云翻雾滚，悬崖峭壁，看那长江东流，鄱阳湖波光，山下的农舍，岸边的白帆，远远可见云烟缭绕的香炉峰，空中不时传来一阵阵野兽的嚎叫和山鸟歌唱，还有泉水叮咚。经过一段怡然的空中行走，到了山顶，再往下走一段陡峭的山石路，便见到了那闻名千年的瀑布。天下瀑布，雄伟者，秀美者，惊心动魄者，纤巧者，不独这里有，却让天下文人学士，仕林达官，魂牵梦绕了千年之久，就只因太白当年那首天才的诗！

从山脚，仰望上去，上面是茫茫的云雾，一条水柱从天空中奔泻而下，我们来的前一天，庐山正下雨，这时瀑布水量大增，那一大片水如银河倒悬，奔腾而下，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，似银练般，那激溅飞起的无数水花，霎时间化作团团烟雾，飘浮在绿山翠林之中，那银白的水柱撞打在山脚的大石上，抛珠溅玉，声如洪钟，气势磅礴，才真正领略到“飞流直下”的壮美！

在山上宿了一夜，我早起披衣直奔观日台。我住的芦林酒店离含鄱口观日台很近，行走十几分钟便到了。早秋凌晨五点的庐山天气已很冷。观日台早已聚了很多男女老少。放眼眺去，鄱阳湖和五老峰为烟雾所笼罩，过了一会儿，不知谁喊了一句：“红了！红了！”果然，东边天出现了一朵桔红色的云，不久，彩云不断扩散，透出些许光芒来。人们开始激动。再不久，鄱阳湖、五老峰也若隐若现，山下的村庄也有点形状了。渐渐地，云雾散开，东边天红遍了，太阳象那羞涩的少女，先是探出半张脸，然后整张红红的脸露出！那光芒万丈，燃烧了整个庐山的山山水水！

早晨的庐山，是鸟的天堂，那不知名的鸟儿，不绝的蝉鸣，以及淙淙悦耳的山泉，一齐来奏响大自然的协奏曲，把整座山唤醒。这时太阳普照大地，树叶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光，天空碧蓝空旷，一片空灵的世界！

天下名山，不外乎如此：山因其美，名人慕之，又因名人，更彰其名。又历经岁月，因此明山秀水，由景生情，由情及论，不知生出多少脍炙人口的诗文词赋来，于是自然之山成了人文之山，那一草一木，一石一溪，那云霞波光，松风月影，便都有了灵魂，有了生命！

庐山名大，所以名人多，无法一一列：晋代有慧远、谢灵运、陶渊明，南朝有陆修静，唐有李白、白居易、吕洞宾，宋有周敦颐、欧阳修、苏轼、岳飞、陆游、朱熹，明清有朱元璋、唐寅、王守仁、李时珍、徐霞客、许从龙、舒天香、康有为，此后有陈三立、严复、李烈钧、吴宗慈、张元济、胡适、邵式平，更有后来的刘少奇、李四光、彭德怀、蒋介石、周恩来和毛泽东。

庐山的历史太厚重，厚重得让你喘不过气来。我信步在那些别墅之间，犹如在历史的时空中倘佯。从蒋宋的美庐，到毛泽东主席的庐山一号，从蒋先生号召抗日的遗址到中共高层几次会议的大厅，从哥特式的教堂，李德立的住处到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别墅……那些用石头砌成的墙壁已经长着绿色的青苔，幽长的石径旁长满青草，早秋落日的阳光透过茂密的缝隙照在屋顶上，墙角处。这些地方，曾经经历过怎样的叱咤风云的岁月啊！到如今，人去楼空，恍若隔世。

嘱物思人，抗战结束后，接着国共内战，国民党溃败，美寓易主，毛泽东主席以胜利者的姿态入住美庐，当时他看着这幢老屋，只淡淡的说一句：“蒋委员长，久违了，我来啦！”道尽了几千年朝代更替的怡然与悲怆。

古今将相何在？人生百年，青山万年，贤达士青史留名，而我辈，都是这青山绿水之中的匆匆过客。



Wh | 书斋小语

青眼聊因美酒横

■ 王全

《世说新语》是魏晋名士的风流宝典，也是一本让人阅而心醉的奇书。鲁迅先生向来反对青年人钻故纸堆，但他给好友儿子开列的必读书目中，《世说新语》就是其中的一种。我读此书，既把它当作小说和历史，又把它当作陶冶心性的怡情之作。

闲暇品茗，乘兴翻检，看画家顾恺之描述会稽山之美“千岩竞秀，万壑争流”；看名士嵇康的临终奏曲、刘伶的纵酒裸裎；及至竹林七贤玄谈清言，兰亭之会曲水流觞……其文化领悟与心性滋养胜过读那些高头讲章何啻百倍。

中国历史上，魏晋是一个充满矛盾、令人遐想的时代。一方面，战乱频仍，人命如草。从史书中，我们读到的是曹丕篡汉，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，当然，还有后面更加残酷血腥的“八王之乱”和“五胡乱华”。魏晋之际，引领正始玄风的何晏、王弼等，一批一批地被送上刑场，惨遭杀戮。另一方面，中国士人的自我精神逐渐觉醒。丧乱之世，生命是如此的脆弱，似乎只有人生中总是充满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，名士们因此放达疏狂、尽情享受生活，对人生充满强烈的欲求和留恋。生命意识的觉醒，人生无常的悲叹，成为那时的“主旋律”。

翻开《世说》，迎面走来的是一个个率真旷达、恣情任性的风流名士，他们或谈玄，或品评，或放达，率性真实，追求一种自然適意、无拘无束的生活意趣。王子猷“雪夜访戴”是魏

晋风流的顶级段子：他雪夜兴起，忽然想起朋友戴安道，便立即命舟前往。行了一夜，来到戴家门口，却并不进屋造访而命舟